

谈谈“成于乐”

张汝伦

[内容提要]乐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受到人们广泛的重视。中国古人从宇宙论和形而上学的角度理解乐之本原与义理，从文明教化和理想政治的目的理解乐的作用。因此，乐并不纯粹是主观的产物，而有客观真理的根据。中国人并不因此否认乐的审美意义与娱乐功能，但无论如何，乐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单纯“艺术”，而是人格养成的必要途径。

主讲人简介：张汝伦，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常常被人叫做“礼乐文化”。“文化”一词来自《易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句。¹中国人对文化的理解最简单地讲，就是以人文教养来培养人的高尚人格和精神品性。所谓“礼乐文化”，也就是明确表明，在这种以培养人格，造就文明社会为目的的文化中，礼乐起着核心的与基本的作用。“礼乐造士”的传统，就是这种文化的具体体现，而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²的教导，则表达了士君子人格养成的三个阶段或三个必由的途径。

虽然孔子这里将诗、礼、乐三者分开来讲，其实这三者在古代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诗是要吟唱的，而礼则将诗、音乐、舞蹈熔于一炉；乐则本身就是礼的一部分，而又往往和诗不可分。尽管如此，这三者仍然还是有区别的，就对人的教化作用而言，乐显然更为细腻、深入和全面，它无孔不入，无时不在，故人格之完成必在乐，这点《乐记》说得很清楚：“君子之于乐，以暇豫之时养和平之气，所以防间断之弊，密涵养之功也。此成之所以得于乐也。”

孔子本人对于音乐极度重视，他既对音乐有很高的鉴赏能力，又有出众的音乐才能，这在《论语》和其他古籍中都有不少记录。《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进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有间，



¹ 《易·贲卦·彖传》。

² 孔丘：《论语·泰伯第八》。

有所穆然而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孔子对于音乐绝不满足于技术方面，而是追求音乐所表现的精神内容和人格志向。孔子也将自己的人格精神融入到他的音乐活动中，“子击磬于卫，有荷蕢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³（《论语·宪问》）孔子喜欢唱歌，听到别人唱得动听，孔子会要求唱者重唱一遍，自己随之加入合唱行列：“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⁴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人，本身有极高的音乐修养。《论语》中记载了他许多关于音乐的言论，如“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至于斯也。”⁵“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⁶“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⁷。“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⁸孔子不仅欣赏和演奏音乐，而且对音乐作了一番重要的整理工作，他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⁹《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以得而述。”这是使诗与乐得到了它们原有的配合、统一。

在西方文化中，音乐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发达得极迟。西方音乐史著作文艺复兴之前的描述往往一笔带过，篇幅很少，即使在文艺复兴时期，音乐与雕塑、绘画、建筑、文学等艺术相比，也微不足道。普契尼曾说：“和各种艺术相比，音乐艺术只不过是举步维艰、摇摆不定的小孩罢了。”¹⁰而中国则不然，中国古代在一般制度尚未完备的情况下，音乐就已受到极大的重视。音乐在中国几乎与文明同时出现。

根据古书记载，黄帝使伶伦斩竹作笛；颛琐好风声，“乃令龙作乐，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¹¹舜帝曾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歌词只有两句：“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¹²曲调也只有五

根据古书记载，黄帝使伶伦斩竹作笛；颛琐好风声，“乃令龙作乐，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¹¹舜帝曾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歌词只有两句：“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¹²曲调也只有五

³ 孔丘：《论语·宪问第十四》。

⁴ 孔丘：《论语·述而第七》。

⁵ 同上。

⁶ 孔丘：《论语·八佾第三》。

⁷ 同上。

⁸ 孔丘：《论语·泰伯第八》。

⁹ 孔丘：《论语·子罕第九》。

¹⁰ 转引自江文也：《孔子的乐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¹¹ 《吕氏春秋·古乐》。

¹² 《尸子·绰子》。

音，听起来非常庄严。《周礼·春官》上记载：“钜章，掌土鼓、豳钟。中春，昼击土鼓。吹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国祈年于田祖，钜《豳雅》，击田鼓以乐田畯。国忌蜡，则钜《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这一章说的是古代古人生活与音乐的关系：在仲春的白天，人们敲打土鼓，吹奏豳诗，用这种方法迎接夏天的到来。到了仲秋夜晚，他们也利用同样的方式迎接冬天。这种做法显然与阴阳的观念有关，人们认为夏季暑气属阳，所以祭祀在白天举行；冬季寒气属阴，所以仪式在夜间举行。此外，向田祖（农事之神，神农氏）祈求丰年，也要吹奏豳雅，伴奏土鼓，以娱乐教导农业的始祖。十二月蚕祭之时，祭者要吹奏《豳颂》，敲击同样的土鼓，以息田夫万物。

音乐虽然起于民间，却盛于朝堂，《庄子》书上说：“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奏以阴阳之和，烛以日月之明”。¹³如果说这可能还是传说的话，那么《礼记·明堂位篇》上“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褐而舞《大夏》”的描写，就很可能是事实了。《礼记·明堂位篇》这段话描写的就是朝堂上歌舞的盛况：乐工登上庙堂，歌咏周颂。堂下罗列管乐器，吹奏《象》曲。国君左手持朱红的盾牌，右手执玉饰的大斧，穿上天子穿的衮冕，跳着象征武王伐纣的《大武》之舞。还有人头戴皮弁，身穿丝制素衣，露出褐衣，大跳象征文治功成的《大夏》舞。《周礼·大司乐》则记载了祭祀天地的音乐：“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地。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祇。”

正因为音乐在古代中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在古代中国它被纳入国家体制。《尚书·舜典》上即有舜任命夔为乐官的记载。夔是中国古代有名的音乐家，据说有一次他演奏石磬，结果野兽都跑来舞蹈了。乐官的主要职责是教育和教化。《周礼·大司乐》也有这样的说法：“大司乐掌成均（“成均”意为“成调”，后来演化为指“学校”）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喻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这足以证明，中国人对乐的重视和乐在中国的发达是由于人们首先看到了它的教化功能。

由于乐教重要，涉及



¹³ 《庄子·天运》。

面广，所以当时主管音乐的官职十分繁杂，据《周礼》说法，共有如下 19 种官职：乐师、大胥、小胥、大师、小师、鼓蒙、视瞭、典同、磬师、钟师、笙师、搏师、鞀师、旄人、铎师、鞀鞀（di lou）氏、典庸器、司干。《周礼》对此十九中官职的职能都有详细描述：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教乐仪。大胥，掌学士之版，以待致诸子。小胥，掌学士之征令而比之……。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教六诗……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小师，掌教鼓鼗、柷、敔、圉、箫、管、弦、歌……掌六乐声音之节，与其和。瞽蒙……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视瞭，掌凡乐事，播鼗，击颂磬笙磬……。磬师，掌教击磬，击编钟。钟师，掌管击钟、搏作为奏乐之节。笙师，掌教竽、笙、圉、铎、箫、篪、篴、笛、管、春牍、应、雅。搏师，掌金奏之鼓。鞀师，掌教鞀乐。祭祀，则帅其属而舞之。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铎师，掌教国子舞羽铎。铎章，掌土鼓豳铎。鞀鞀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典庸器，掌藏乐器庸器。司干，掌舞器。从这些繁复的官职及其各自职能我们不难想见，当时音乐活动的规模有多庞大和复杂。不仅如此，我们从中也可以了解到，当时的乐制无所不包，它包含了教育、阴阳之声、军声、六诗、舞等等。

音乐之所以在中华文明一开始就受到我们祖先如此的重视，当然不是偶然的。

乐之所以在中国古代从一开始就成为教化的核心，当然首先与它自身的特点有关。舜已看到音乐的基本特征：“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¹⁴正因为音乐有这样和谐美好的特征，所以古人相信，受了音乐的熏陶之后，人就会变得纯洁高尚。《乐记》上说先王之所以立乐，是要“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¹⁵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成于乐”也是认为：“乐有五声十二律，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故学者之终，所以至于仁精义熟而和顺于道德者，必与此而得之，是学之成也。”¹⁶

此外，乐与礼其实是二而一的关系也是音乐成为教化核心的一个原因。关于乐与礼的关系，《乐记》上有这样精要的表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万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¹⁷这表明礼乐从根本上说表达的是宇宙和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和秩序的规范，它们自然对于人性和人心有调节与引导的作用：“礼节民心，乐和民声。”¹⁸礼从外部来规范，乐从内感发。从外规范，就懂得约束自己；从内感发，则培养出个体的胸襟气象。“礼以道其志，乐以和

¹⁴ 《尚书·舜典》。

¹⁵ 《乐记·乐化篇》。

¹⁶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朱子全书》，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133 页。

¹⁷ 《乐记·乐论篇》。

¹⁸ 《乐记·乐本篇》。

其声。”¹⁹“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²⁰个人的教化就是社会的教化，有教养的人，才能构成一个和谐的社会。因此，个人教养与社会教化是同一件事。中国古人对音乐的重视也表现在乐在古代的六经中占有一席之地，可惜《乐经》后来失传了。

孔子之所以重视音乐，视音乐为成人之关键，还在于音乐是真善美的统一。《乐记》上说：“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²¹音乐从根本上说，出于人的至诚，不诚无乐。音乐无伪：“德者情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²²也因此，音乐最能反映世界的真相：“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²³



古人并不否认音乐有娱乐的功能，但他们更多地是把音乐视为一种促进个人成德与社会和谐的创制。乐之德在和。《白虎通·礼乐篇》引孔子的话说：“子曰：乐在宗庙之中，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所以崇和顺，比物饰节。节文奏合以成文，所以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意。”当然，这只是儒家对乐之精神的一种主观的理想化的阐释，但乐本身的确有感人的特征，儒家认为可以利用音乐的这种特征来教化人心，移风易俗，“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²⁴当然，乐要能移风易俗，还得本身不是靡靡之音，而是正声。

移风易俗，自然是“通伦理者也”，乐因此与善有关。唐代薛易简在《琴诀》中说：“琴之为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魄，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此琴之为善者也。”²⁵

音乐之美就更没有问题，《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观周乐，听了不少乐，不断发出“美哉”“美哉”的赞叹。“尽善尽美”这个成语出于孔子

¹⁹ 同上。

²⁰ 同上。

²¹ 同上。

²² 《乐记·乐象篇》。

²³ 《乐记·乐本篇》。

²⁴ 《荀子·天论》。

²⁵ 薛易简：《琴诀》，《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释》，蔡仲德 注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第555页。

对韶乐的感受。相传韶乐是舜帝命夔制定的朝廷音乐：“帝舜有虞氏元年，帝即位居冀，作大韶之乐。”²⁶它包含九个乐章，演奏时天子诸侯汇聚一堂，堂上石磬、琴瑟合奏，配以歌声；堂下并列笛、鼓、笙钟等等。击祝表示乐曲开始；擦敌表示乐曲终了。笙的形状如鸟，钟的装饰如兽，这就表明禽兽仿佛也来参与了。最后据说连凤凰都会飞来，一起共舞。韶乐带来的就是这样美好的场面。

古人主张寓教于乐，但不是说教，而是通过润物细无声般的潜移默化来化人。古代乐曲中最为尊贵的琴（嵇康曾说“众器之中，琴德最优”²⁷）的制作，就以绝美的形式体现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哲学和价值理想。桓谭在他的《新论·琴道》中说：“昔神农氏继宓戏而王天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琴身是削峯阳之桐制成，它使用的弦取之于压桑，按位镂之以丽水之金；弦卷据说都是用昆山之玉制造的。琴的形状虽然是成于某人之手，但它的声音却被说成是太古之音。它的长度是三尺六寸六分，象征一年三百六十六日；广六寸，象征六合；弦五音，象征五行；腰中四寸，象征四时。上圆而廉，象天之圆，下方而平，乃取象于地。按位十三，乃意指一年十二个月，再加上闰月之谓。琴整体的造型被视为法象于凤凰。凤凰是南方的灵鸟，传说它是音乐之神。至于弹琴的左右五指，则被视为象征日、月、风、云、山、水……等等。再说制琴的桐材吧！它自身就含阴阳。它长期被太阳照射的一面为阳，日荫处为阴。据说将桐材置于水上，则浮上水面者为阳面，沉入水中者为阴面。君子应该通过乐器，深究其中的微旨奥义。²⁸

琴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君子的象征。桓谭写道：“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大声不震哗而流漫，细声不湮灭而不闻。八音广博，琴德最优。古者圣贤玩琴以养心。夫遭遇异时，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谓之操。操以鸿雁之音。达则兼善天下，无不通畅，故谓之畅。”琴的审美功能是“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²⁹

乐教或成于乐对音乐的实践者（演奏者和欣赏者）都有德性的要求。拿琴来说，鼓琴者必须超然物外，“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刘禹锡：《陋室铭》），



²⁶ 《竹书纪年·五帝纪》。

²⁷ 嵇康：《琴赋》，《嵇康集校注》，戴明扬 校注，中华书局，2015 年，第 126 页。

²⁸ 见江文也：《孔子的乐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81-82 页

²⁹ 蔡邕：《琴操·序首》，《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第 389 页。

“入耳淡五味，惬心潜有情。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³⁰才能沉浸于行云流水般的天籁之中。演奏者和欣赏者都应该追求“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弦外之音”，“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³¹“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古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³²音乐的最高境界是使人物我为一，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

现代某些所谓乐迷对用各种高科技设备获得声音的细微差别津津乐道，而我们古人却把“无声之乐”作为最高的追求。“圣人之作乐，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阮籍《乐论》），其中当然包括成德成人。比起某些音调、乐音来说，当然自我灵魂的提升和纯净远为重要。古人听乐也不是斤斤计较于某个音是高是低，是快是慢。“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这是李白《听蜀僧濬弹琴》诗中的名句，可见古人听乐在意的是内心的熏陶与涤荡，是人格的完善，而非纯粹音响。

俱往矣，今天似乎很少有人会在意“成于乐”。乐的主要功能是娱乐，甚至是商业，而不是教化。人们普遍接受了真善美并非一事的错误看法，认为美无关是非善恶，却可以和利益多寡相连。蔡元培当年大力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是明确看到了审美的教化功能。但后来在现代的教育体制中，审美教育却日益缺失。这就使得我们的教育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领域和实施途径。没有受过审美教育的学生，其思想眼界、人生境界、人格修养上会有程度不等的损失。而对于古人来说，未受礼乐熏陶者就是野人（野蛮之人）和小人。君子人格必是礼乐教化的造就，而非片面追求知识技能所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³³就把先后次序和轻重缓急说得很清楚了。



其实，我们对“成于乐”的理解还可以更进一步，把“成于乐”之“乐”理解为审美教育。审美教育不但有助于高尚人格（君子人格）的养成，而且也有助于人的精神能力的全面发展。我们今天的教育过多地注重知性的发展，而基本忽略了对学生感受性和创造力的培养。这样出来的学生充其量是个亦步亦趋的人，而不可能是创造性人才。满足于接受流行的对世界与人生的理解，对世界和人生缺乏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只会模仿，不会独

³⁰ 白居易《夜琴》，《白居易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45页。

³¹ 房玄龄等：《晋书·陶潜传》。

³² 《列子·汤问》。

³³ 孔丘：《论语·学而第一》。

创。北大考试院院长说他在提前招生的面试时请学生反问考官问题时，竟然无人能问，就说明这种情况严重到了何等地步。

审美教育缺席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学生智商得到发展而情商却未能开发，使得许多人言语乏味，举止呆板。感性与理性两个方面失衡，最终是人格发展失衡。审美教育首先培养我们对世界的感受性，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说：“感受性越是得到多方面的培育，它越是灵活，给现象提供的面越多，人也就越能把握世界，越能在他自身内发展天禀；人格越是有力和深沉，理性获得的自由越多，人也就越能理解世界，越能在他自身之外创造形式。”³⁴音乐由于其多样化的表现手段和丰富的蕴涵，特别能够培养人的感受性。“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³⁵是孔子在听了韶乐后发出的由衷的感叹，是说没想到乐能将我们带到从前根本无法想象的地方。通过音乐我们可以突破寻常思维的逻辑，重新发现我们自己和世界。乐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人格无限丰满，让我们的想象充沛而有活力。

古代的乐教主要着眼于感化人心陶冶品格，因为乐具有成德成人之功。但乐教也可以不仅仅停留在德育上，它也可以开拓我们的心智和思路上有其他事物无法取代的作用。创造性思维在于突破知性思维的陈规和逻辑，充分发挥人的想象力，调动人的一切德性和能力。司马迁在《史记》对此已有开创性的论述：“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仁，角动肝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³⁶音乐沟通连结人心和人身，价值和德性，它是我们通向世界的一条特殊通道。它给我们提供理性和感性其他表现形式无法提供的感受和洞见。

³⁴ [德]席勒：《席勒经典美学文论》，范大灿等译，三联书店，2015年，第274页。

³⁵ 孔丘：《论语·述而第七》。

³⁶ 司马迁：《史记·乐书》。